

第八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
夏令營成果報告

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高資雅

第八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成果報告

我的客家經驗

系所：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姓名：高資雅

學號：0055207

一． 緣起

雖然不是客家人，但從小就生存在客家的聚落當中。小時候只知道我跟他們說著是不同的語言，生活習慣也有些許的不同。還記得國中的時候大家圍在一起吃著嬤嬤所準備的便當，每當同樣一個菜名而嬤嬤們所炒出來的菜或我們自己的吃法不同時，我們就會開始討論什麼是閩南人的吃法，什麼是客家人的吃法。在這樣的生活中讓我印象最深的大概就屬四神湯了，我在家裡吃的四神湯是煮成鹹的，而我同學們卻說他們沒喝過鹹的四神湯，喝的都是甜的，在當下我真的很難理解四神湯怎麼會煮成甜的，那不是噁心嗎？

逐漸地長大，對於族群之間有著不同生活習慣的差異的事情也逐漸地了解了為什麼，之後讀書又接觸到相關的領域更覺得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我開始上跟客家相關的課的時候，我發現他們會特別去強調他們的源流，上課的第一周便是在講述羅香林如何舉證他們是從北方遷來的漢人，這是在閱讀與閩南有關的歷史的時候不會讀到的部分，也許閩南人在漢人認同這塊並沒有什麼被威脅的地方。

客家人散布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可是事到如今他們不僅能夠以華人的身分申系彼此，並且還可以不受周遭其他族群的生活影響而持續以客家人的身分維繫彼此我覺得十分的驚人。尤其是在客家人的文化以及長相與漢人十分相似的時候，要在相似的文化當中清楚的區分彼此的不同我覺得是十分的難得的，或許這也與客家人本身所具有的性格上面的特色有關吧！希望能夠透過這次參與客家營到大陸去參觀及交流能夠對於這樣一個民族他特色以及如何認同自己能夠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二． 在台灣的客家經驗

關於客家的經驗，我想要先從我小時候的生活說起。我父母都是出生於高雄的閩南人，在他們從小到大的經驗中，身邊的人都是操著一口閩南話，拜的是土地公，吃的是閩南人的食物。而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我們離開了原本的住家來到了二重埔這個充滿客家人的地區。客家開始進入了我的生活領域，也因為在此地生活時常與我回去南部所過的生或和所聽的話語不太相同，因此即使到現在當我在此處生活的時候我仍然有一種來自於外地的感受，即使我已在此生活了近二十年。而最主要帶給我這樣的感受是因為鄰居與我們家的生活習慣上的不同，我們的語言、食物、習俗、信仰、對於政治的解讀。

民國八十三年，家裡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從台北搬到新竹竹東的二重埔居住，這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與客家族群的接觸。二重埔這個地區的主要居民為客家人，而這些客家人並非一開始就定居在此，根據當地人的說法他們有許多人都是從竹東鎮上或是峨嵋、芎林、苗栗縣等地的人移入，而這些移入的人口主要都是客家人。而移入的原因不外乎與產業活動有關，二重埔此地擁有不少的天然資源，例如：水利、矽砂、瓦斯、石灰石等，這些資源吸引了他周圍的地區的人口外移到此生活，關於二重埔的簡史總讓我對於客家人的印象停留在遷移這個點。

從幼稚園便開始以閩南人的身分居住在這樣一個客家的聚落當中，我們家周圍的鄰居幾乎每戶都是客家人。總記得小時候在跟鄰居玩耍時，每當大人要叫我們回家時都是用客家話再跟他們的孩子講，但那時年紀很小，其實對於語言的不同並沒有很大的意識，只知道他們講的話我聽不懂，似乎跟電視上常聽到的話語不同。小學的時候就讀於新竹市區的學校，相較於新竹縣市區反而是以閩南人的組成為主，所以這六年來在市區讀書的過程，幾乎都是跟閩南人相處在一起，也因此真的意識到客家人與閩南人的不同是在國中回到新竹縣的學校就讀的時候。

國中因為學區的關係我又回到家裡附近的學校就讀，記得開學第一天身邊都

是不認識的同學，由於我的身高在當時算是個頭比較高的，所以都會被排在後面的位子。坐在教室的後排，或許是因為距離老師的距離較遠，坐在此的同學總是比較活潑，彼此交頭接耳的講話，國客語穿插著，聽著他們嘴裡操著流利的客語，我只覺得客語好難懂，我一個單字也聽不懂。最讓我感受到語言上的差異是國中的鄉土課，或許學校坐落於客家的聚落當中，我們的鄉土課別無選擇只有客家文化這門，老師發下客語的單字表給我們每個人，旁邊的人都很容易的就可以將表單上的單字念出，我卻是怎麼也看不懂，當時的課程讓我覺得十分的痛苦，因為我是在各科表現都還算不差的學生，但唯獨在鄉因為我是在各科表現都還算不差的學生，但唯獨在鄉土課上碰到語言的問題，我卻十分的吃力，每次考試前我在努力地背誦表單上的單字時，對於其他同學那只是日常的對話，我把這張表單當作是作業，對於其他同學他卻只是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在這次的經驗中我深刻地感受到語言的使用對於一個人在感受文化的影響性，當這個語言我使用的並不習慣的時候，我並不會認為這就是我自身的文化，而是認為這是來自於另一個族群的東西，而我只是為了要通過這門課而去學習他，但是對於那些客家的同學而言，這樣的一個語言便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在使用的，他們不用特地去準備，因為那就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

接著是關於信仰的部分，小時候常會跟著鄰居的朋友穿梭在社區當中，我們的社區其實沒有特別的界線，在社區的周圍有很多的農田。除了農田以外社區還有一個大的土地公廟，那邊時常會有許多大人聚集在那，有時會做為社區活動的地方。國中的時候時常聽到老師或同學在講土地公廟的時候所講的是「伯公廟」，與我在南部的用法很不相同。再來是社區附近的土地公廟十分的多，根據周世玉¹老師的調查，他發現在二重埔地區每個社區平均有兩座以上的土地公廟。再來就是關於三山國王的信仰，關於這個信仰不管是在課本裡讀到的還是在日常生活中裡所經驗的，三山國王主要是作為客家人的信仰，而我們家附近也有一座三山國王的廟宇。

以上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客家經驗。到了研究所有機會進入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此研究所畫分在客家學院底下，因此在碩一的時候有機會接觸了一些關於客家的議題。課堂中首先先從關於客家的來源開始論述，接著是講到台灣在地客家人的開發史，之後有一些關於客家文化的議題。在這些議題的相關討論當中，我發現同樣是身為客家地域，他們卻仍然有一些變異性，他們的語言或是習俗存在這一些地方上的不同。最讓我覺得有趣的應該是關於語言的部分，同樣都以客家人自居，卻分為海路線和山線，在大陸地區也許所分的語系更是不同，但他們同樣存在著一種對於客家的認同。

這次的旅行，希望可以透過我在台灣生活對於台灣客家人的經驗，以及在大陸走過客家聚落的感受，比較兩者帶給我的同與不同。關於一個族群的形成，他們是如何透過生活、語言、歷史經驗將彼此聚集在一起，形成相同的認同。希望透過這樣的體驗能夠去了解一個族群關於自身的自我認同，以及源流歸屬是如何

¹ 二重國小的老師，曾經對於二重埔周遭的環境以及歷史人文做過調查。

被建立起來的？

三． 在大陸的客家經驗

今年暑假踏上了廣州，參與了中山大學所辦的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初淺的體驗了大陸的客家文化。在這次的旅途當中，旅途的路線主要遍及廣州、江西、湖南的邊界山區，而所觀看的文化景觀主要為客家當地的祠堂、祖譜、建築、客家菜。以下的敘述大致是依照每日的行程記錄我在大陸所接觸與客家相關的事物。



2012 年的七月十六號我到達了廣州中山大學，抵達時已經是晚餐時間了，在用完晚餐之後我們這群來參與的台灣學生便先回飯店休息，等待明天開始一連串關於客家的行程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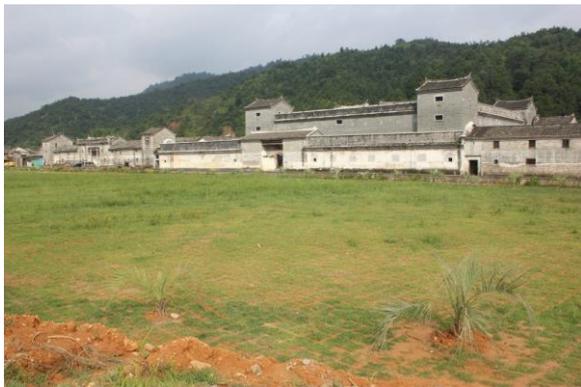
廣州大學禮芳堂，歷史學系在此堂內。

2012 年七月十七號，這趟有關於客家文化尋蹤的活動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的一間教室展開了，首先是請到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的陳春聲老師為這場活動揭開序幕。陳春聲老師先簡單的介紹了一下有關於客家文化尋蹤的活動行程的原因，以及所跑過的地點，此活動從 2004 年開始，首先以梅周圍中心走過了整個韓江流域，之後開始往鄰近的地方前進，而這次主要去的地方為嶺南山脈，嶺南山脈的南北是客家人主要的居住地之一。在這幾年的旅程當中，發現了不同地區的客家的一致與不一致，而這樣子跨地域的形塑一個客家族群的概念與認同感，讓他們發現講著不同語言的人卻是同一族群。接著他表示舉辦這項活動是希望可以提供兩岸關心客家文化的學生或是學者交流，並且透過這樣實地的走訪去了解客家文化形成的原因。接著他跟我們稍微介紹了一下。在陳春聲老師之後輪到張維安老師講述對於這項活動的期待。上午最後則是請到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的劉正剛老師來演講，他的演講的主題是《清代移民中的客家婦女》，而他主要獎的架構是在講述羅香林在講客家五次大干席的時候是很模糊的，從羅香林的講述當中看不到遷徙中的人物。接著他敘述他在文獻中所看到的客家女人與一般漢人的女人不同的地方，在清代因為動亂而產生的移民潮，這些女性因此在過程當中是十分的艱辛的，她們必須出來為家庭而活動，因此不像傳統的漢人社會是以男主外女主內來分工，她們在家裡也佔有一定重要的地位，甚至如果遷移對於家族的發展有利，她們也會領導著家族遷移。從上述三位老師簡短的介紹，對於客家的遷徙印象更是深深的印入我的腦中，而我在想不斷地經過遷徙及適應當地，客家人在經歷這長時間的歷史過程中，她們是如何能夠將彼此緊密的連結在一起，並不會受到當地的文化的影響，而淡忘了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



廣州市內陳家祠，現為廣東工藝博物館。

今天下午的行程則是前往位於廣州內的陳家祠。當遊覽車一停在陳家祠前面時，我便被他的壯麗給吸引了，陳家祠占地十分的龐大約一千五百平方公尺，在導遊的簡介當中，我了解到陳家祠是廣州各地的陳氏宗親會所集資而蓋的。迎面看到陳氏書院十分的壯觀，它是一座漢人傳統建築物，大門兩旁另外還有兩座小門，大門的前方還擺放著兩個石獅子，作為一種招財避邪的器具。一踏進去門檻內，木門的背面有兩個大門神的畫像。建築物內的房樑雕刻的十分地精細，每一面牆上都挑刻著一個故事，立體而精緻，上上華麗的色彩，沿著建築物內的周圍繞著，抬頭就可以看到屋頂，屋頂上面有許多的裝飾，有動物也有人，在這座建築物內幾乎看的到的地方都有著精細的布置。由於現在變成是工藝博物館，所以裡面每一間的房間只有簡單的展示當時生活用的器具，其他大部分的房間都用來擺放廣州市政府所要展現的民間工藝，和要賣的工藝品。



始興縣 客家滿堂圍

七月十八號，今天主要的活動範圍是在廣東的山區的始興縣內活動，從這天開始我們進入了中國大陸的嶺南山區內。在始興縣主要要的參訪地點有隘子鎮的客家滿堂圍、張九齡的故居、東湖坪客家名俗文化村、紅圍幾個點。

一大早吃完早餐首先來到了隘子鎮的客家滿堂圍，除了交通大學的客院模仿土樓的建築外，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客家圍屋，他打破我以往對於客家建築物的印象。在我生活經驗當中，我一直以為客家的圍屋居住形式只有圓形的一種。我在台灣經常看到電視或是照片的、聽到的圍屋主要是呈現圓形的形狀，而圍屋這種建築物的主要功能是要防範外來的入侵。而來到滿堂圍我所看到的第一個圍屋呈現的形狀卻是方形的，功能也是在防禦外敵。正面旁邊有開幾個小門，中門右邊大



圍屋內部

門可以進去，一進去先是小庭院，接下來才是由高大的石牆所圍起的方圍。走入



大方圈中的第一道門，這道門十分的深厚，總共有七層夾板，而這些夾板每層都是由不同的材料所構成的，除了防止強大的武器入侵之外，也防止了火的攻擊。走入大門後會發現自己被圍在高高的石牆內，只看的到天。沿著進入的門口繼續往前直走，會走到此圍祭拜祖先的地方，在這個祭拜的區域主要擺放的是牌坊。接著導遊小姐帶我們爬上旁邊的階梯，踏入到圍的內部去看。房內十分的陰暗，唯一的光亮便是從旁邊的小窗所照射進來的光線，從小窗中可以瞧見外圍的情形，在這裡其實有防禦及監視外面情況的功能。每面有八間房間，可是有一面卻有九間房間，而被隔出來的九間房間，其前後

兩間大小剛好等於一間房間的大小，此兩間小房間據導遊小姐解釋，主要是用來放帳冊的。此圍裡面大約有三層，上下爬的樓梯是由木頭所做的，腳踏板為平的，十分的抖，寬度並不寬，一次並不能有太多的人踩踏在上面，空間十分的狹小，對於生存在現代的我這樣的階梯與其說是階梯，不如說是只是為了爬上上層而臨時搭建的一個過度用的梯子，踩在這階梯時讓我想起了在日本參觀大阪城的經驗。走出圍屋，剛好帶我們來看圍屋的老闆正在唱歌，他將山歌的曲調譜上自己的歌詞，朗朗的唱給我們聽，在他黝黑的臉上充滿自信的展現著他的歌喉，最後還唱了一首他到台灣旅遊的經驗所編成的歌給來自台灣的我們，展現了客家山歌在編詞上面的彈性，透漏著這樣的一種歌曲他是融入於他們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任何大小事都可以隨著自己的生活中的。雖然我聽不太懂客家旋律箇中的意義，但是看到老闆急於展現他的山歌，以及住在圍屋內的老婆婆對於山歌也是朗朗上口的模樣，山歌在此就成了我對於客家的

張九齡牌位暫時擺放的地方



接著到了張九齡的故居，張九齡為曲江人，也是一名客家人。在到達他的故居之前，我們經過了一些彎曲的小路，兩旁皆是草地，偶而會碰到農家，外頭曬穀的地方眷養了許多的鴨子和雞，這些雞鴨在空地到處地跑。爬過小路到達了張九齡的故居，此時張九齡的故居正在重建，建築物的旁邊堆放了許多的建材，而建築物本身似乎只有門面是做好的，裡面只有簡單的幾個柱子，牆壁和屋頂都尚未蓋好。此建築物主要是呈現白色的，屋頂就跟傳統的中國式建築一樣。看完了正在重建的故居，我們走到旁邊，在一堆樹叢中矗立著一座小廟，這廟就像我們在路邊看到的土地公廟差不多的大小，張九齡的牌位暫時擺放在那，在桌子旁邊還擺著張家的祖譜，這族譜是

刻在一個大石碑上。當我們在觀看著張九齡的牌位暫時擺放的小廟時，此時當地有人拿著香在此拜拜。

簡單的拜訪完張九齡故居之後，下午整團驅車前往東湖坪客家名俗文化村。在此景點有兩個身穿藍色傳統客家服裝的婦女替我們進行講解，首先先從這個文化村大門前的兩個石雕像講起，這石雕像的功能有招福擋邪的功能，並且希望可以為此家族帶來好運氣。在這座建築物看起來就和漢人的四合院很像，與早上所看到的圍屋十分的不同。跨進門檻進入建築物內，建築物中間的上方沒有屋簷掩蓋，而下方是由石頭鋪成一條道路，直通前方。在看完此棟建築物之後講解的小姐帶領我們走向牌坊後面的建築物，而這座牌坊主要是用來紀念這裡的女人的貞潔，在台灣也可以經常在客家聚落聽過類似的牌坊，可惜的是此地的牌坊應該是為了拍攝連續劇所建造起來的仿造品，並不是當地所遺留下來的牌坊，因此雖然他可以代表客家人對於女性貞潔的重視，卻不能代表這個地方的歷史。走進裡面的老舊建築物，我們穿梭在層層的矮小黑暗的房間當中，在這裡我看到了與滿堂圍類似的大門，也是由七個夾層所組成其功能也類似。在觀看他們的祠堂時也發現了在供桌的底下還會插著幾柱香祭拜的現象，這與我在台灣的祭拜祖先的經驗是很不同的。接著我們去到紅圍，紅圍外觀為一個土黃色的巨型方形建築物，此景點主要是關係著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整個是呈現紅色的氛圍。進去紅圍的第一眼其實我覺得挺壯觀的裡頭是由土黃色石頭堆疊出的兩層建築物，而裡面只剩下當時的間隔，其他什麼也不剩，爬上二樓往下俯瞰，可以清楚的看到此地的空間，在牆壁的兩旁還貼上了許多關於紅圍這邊的歷史經過。

七月十九號來到了乐昌市，這天的行程早上先前往九峰鎮參觀，下午參觀薛岳故居，接著到平時鎮老街以及朱氏宗祠。今天的行程主要都是在參觀當地的客家人的宗祠，這是我第一次跟著老師跑學著去觀看牌位上的東西，以及當地人拿出來的祖譜。以前就知道牌位上所寫的每一字十分的重要，每一字都代表著這個牌位上的人他的階級、生長地、他可能所擁有的東西，透露著關於他以及他家族的故事，這也是為何當我們走到每一個宗祠的時候，老師們都十分的認真去研究牌位上所寫的東西。或許跟羅香林一樣，透過一個家庭的來歷史推斷出這個民族起源。



首先來到九峰鎮，九峰鎮被群山環繞，我們一開始是先在山下的幾戶人家看，這邊的建築物都還帶有點現代性的平房。接著走過一條小路，小路旁是人家的果園，過了一座橋持續地往上爬。我們首先到了九峰鎮的譚氏宗祠，他位於整個鎮的上方，在進入此家之前前面有一個大廣場，旁邊有幾棟用紅磚塊堆起的小屋，此家的大門口略顯得有點舊。跨進門檻，在祠堂前有一個小空地，當地的小孩就

在那個空地跑步玩樂，空地上還曬了一些穀物，在大門的旁邊還有一個小房間，那個小房間是作為廁所使用。走進祠堂內，祠堂內的裝飾有點脫落看不太清楚，正前方就是擺放著這個家族所祭拜的祖先牌位，牌位前面是一張石桌子，相較於



祠堂的老舊，牌位卻是十分的新，而此地的牌位下面依然有插著幾炷香。接著我們往下走，走到了羅氏宗祠也經過了黎氏宗祠，裡面的格局都與譚氏宗祠差不多，只是環境並沒有像譚氏宗祠完

整。走進羅氏宗祠的時候，在進入



宗祠前的走道，兩旁的牆壁都畫了一些與紅軍相關的標語。走進羅氏宗祠的時候他所呈現的樣貌也與譚氏宗祠相同，只是羅氏宗祠上面的牌位並沒有這麼的完整，而桌子有點像是腐朽的木頭，上面的擺放的只破舊而模糊。

接著來到薛岳的故居，他主要是一個小鎮，有些許的平房彼此坐落在土地上，這些建築物主要是由黃色的石塊所堆成的，跟圍比或許沒有那麼緊密的防守，但是在他們的建築物外面或多或少會用一些植物堆起一道小牆。薛岳的故居其實並未被妥善的保存，在這個聚落裡有一個大型的建築物，他應該是用來祭拜的祠堂，但裡面只剩下幾張簡單的幾張薛岳的照片，空地則是擺放著牌桌，有許多的老人在這些牌桌上打牌。走到薛岳的故居前，他大約是一棟三層樓的房子，已經荒廢了，而他的大門則是已經用一個大鎖給鎖上，無法進去參觀，基本上房子的旁邊也是雜草叢生了。

拜訪完薛岳的故居，接著來到的是坪石鎮老街，坪石鎮老街原本是一個貿易十分興盛的地點，他靠著河岸而興建的。可惜我們去的時候坪石鎮老街已經被拆毀，我們在現場所看到的只剩下斷垣殘壁，唯一存著就是廣同會館和他旁邊的廟宇。廣同會館因為遭遇了一場大火，所以廣同會館主要剩下的就是大門，旁邊有一些標語。進入廣同會館之後所看到的是一座現代性建築物，而在牆的兩邊有石碑，石碑有一些關於廣同會館的歷史。今天的最後來到了朱氏宗祠，朱氏宗祠其實並不是客家人的宗祠，可是他卻坐落於客家居住的地方。此宗祠十分的大，但因為受過水災的侵害，所以牆上還可以看到一些水痕。在宗祠的左右還有兩個小房間，其中一間是所著的，另一間則是擺放了一座棺材，據老師的解釋這個棺材可能是村裡的人放在那裡，如果有老人過世的時候可以使用，此祠堂構造也與譚氏宗祠相似。

七月二十號則是前往宜章縣考察，今天的行程主要只有在蜡元背客家村考察，蜡元背客家村裡面的房屋建築的很密集，再走進村落之前先經過了一座茅

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茅坑，旁邊的味道十分的濃重。此村的建築物幾乎是彼此相接的，我覺得可以和彰化的摸乳巷的巷子大小相比了，路旁還有水溝，而建築物則主要是由灰色有點粗糙的石頭製成的，而路上有那麼一點的霉味散發著。走過這往若迷宮林立的房樓，終於找走到了此村的祠堂，祠堂跟剛才的道路比顯得很寬大，在祠堂的外面有一座很大的半月形水池，其主要的功能除了農耕時的用水之外，也具有調節溫度的作用。而祠堂的構造與之前所觀摩的其他聚落的祠堂構造也是大同小異。整個蜡元背客家村讓我印象最深都應該就是那些彼此相見十分緊密的建築物，和那迷宮般穿梭在村中的小路。

七月二十一號，早上要去炎帝陵農大殿，下午則是前往水口宗祠參觀。

炎帝陵神農大殿是當地的掌管所安排的行程，他的占地十分的廣大，主要是在祭拜炎帝神農氏。在到達大殿前，有一座很長的道路要走，此道路由白色得石頭鋪成，而且十分的寬廣，兩旁放了很多祭祀的器皿，走到大殿時前方有一個很氣派的大爐，裡頭插滿了香。走進大殿中，前方有一個大約高有兩層樓高的神農氏的石像，他手裡拿著穀物矗立在那。而這座墊的周圍則是有一些關於神農氏的故事的黑色石碑。走出大殿，當地的長官帶領著我們祭拜神農氏，他認為這代表了我們認祖歸宗。接著到後方有一個很奇特的石碑聚集的地方，石碑上面有不同縣市的名子和地形。最有趣的是香港、澳門和台灣的石碑，當地的長官說等到哪天台灣歸國的時候這個地方就完整了。整個炎帝陵其實透漏了很濃厚的想要塑造出一個民族共同歷史的地方，可是他建構的有點太為粗糙，他以全新的建築物仿製以前的大廟所製成，裡面充滿了直接的言語想要灌輸你關於對於祖國應該要有的熱情，反而給予人一種想要反抗的感覺。但是參觀炎帝陵也不是完全沒有收穫，至少在參觀的過程當中你看到了當地的文化對於積極想要同化或是塑造國族情感的樣貌是如何的，他們會透過很多象徵的東西來連結你對於這個國家的情感。

接著是到水口宗祠參觀，水口宗祠在國共戰爭的時候藏了許多共產黨的黨員，其建築物的樓上有個秘密的小閣樓，作為共產黨黨員聚會的地方。水口宗祠其實只剩下外面的建築物的型態還保留著，裡頭的房間已經作為展示共產黨在那段時間逃難時的房間擺設以及所用到的東西的展示，並不能直接觀看到與客家有關的東西存在。但是水口宗祠也透露出共產黨的發展與客家人的關係，為何在湖南此地會有許多的客家人願意收留共產黨員，也許與當時客家人的生活型態及經濟發展有關。

七月二十二號，這天就屬於紅色之旅了，所到的地方皆與共產黨有關聯。車子開了許久，才到達井岡山上的井岡山革命歷史博物館。此座博物館十分的大，而且大約有兩個展廳，裡頭從共產黨草創初期一直到之後發展的東西，而其最主要要介紹的是當時革命的歷史。

下午到達沔度鎮半坑村，這也是一個零散的客家聚落，當地的年輕人都到外

地求學讀書，大部分剩下的都是老人家。這裡的聚落有點鄰散，建築物彼此間都有些距離，中間隔著稻田，此聚落被泉山環繞，在進來之前必須先走過一條鄉間小道，此道路無法讓大型的車子經過。這裡的居民十分的友善，準備了茶水給我們喝，而且都很樂意停留在他們的祠堂內與我們溝通，在跟他們聊天的過程中，知道了他們除了有拜伯公之外，還祭拜了一個婆婆仙，但是婆婆先確切的來源他們自身也不是很清楚，而祂主要的功能就是要保平安。有些會講客語的人就用客語與他們交談，這個聚落清幽而乾淨。半坑村的行程結束之後，進入了今天最後的節目，我們返回沔度鎮上，在鎮上的一家餐廳裡品嚐客家菜首先上來的是茶點，在此的茶點主要都是由麵粉穀物製成的油炸物，雖然外型長得不太一致，但點心的內容大同小異。晚上的客家菜味道偏重，偏辣，他們的調味都十分的重，而菜是用大碗裝起的。由於是最後一晚所以大家都準備了節目表演，此刻便是讓我感受最深的一刻，此鎮上的人不管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都圍滿了我們所在的餐廳，一堆人攀在窗戶上看，除了前方的大門站滿了人以外，旁邊低矮的屋簷也都爬滿了人，似乎全鎮的人都跑到這裡了。或許對於一個偏遠的小鎮而言，坪時的娛樂型的表演節目較少，所以才能夠聚集了如此多的人在外觀看吧！這是在台灣從沒體會過的熱鬧，不過這種感覺到是跟我們去看演唱會時擠破頭的樣子似乎有一點像。

行程結束，我們搭車回到了廣州休息。在短短的十天內跑遍了江西、湖南、廣州的山區，在嶺南山脈上遊走，觀看了此地的客家文化，雖然行程有點短促，但是也是一個難得的體驗。

四． 結語

短時間內在大陸體驗了當地的客家文化，讓我大致紹對於他們的建築，祭拜的祠堂，族譜以及食物也有所了解。在未去大陸之前，其實對於大陸的客家人的印象只停留在那別具特色的土樓，但是來到大陸之後才發現原來土樓並不是每一個客家聚落所一定具備的建築物。雖然說這樣也沒什麼好值得奇怪的，因為生活在不同的環境當中自然會演化出不同的聚落模式。就像是在台灣的客家人，幾乎都不住在土樓內，反而都是一些簡單的聚落，就好比我在大陸客家所見到的聚落一般，他是有些零散的，並且許多的建築或擺設與

一般漢人的擺設十分的相近。由此大概知道居住的模式並非完全與一個族群相關，而是與他所生活的環境有關。但是我想在觀看完大陸以及台灣的客家建築，最讓我覺得印象深刻並且可以連結的就是他們所祭拜的祠堂吧！即使視圍屋的祠堂，他的基本構造也是一樣的，他們會將牌坊擺在祠堂的上面，密密麻麻的陳列，這與



台灣竹東鎮二重埔林家老宅

我在二重埔的林家所看到的祠堂擺放方式一樣，並且他們都會祭拜土地神，在地板上插香供奉以保平安。

再來是語言的部分，雖然我對於客家話一字都不懂，可是每到一個地方看到老師們或是在職專班的叔叔阿姨們試著用他們會講的客家話與當地人溝通的時候，我覺得語言的影響力十分的大。因為當同樣身為漢人的我們在外觀上難以辨別出閩南語客家的差別時，語言變成一個很明顯的標的，我們透過語言的溝通來找尋對於這個語言我依歸的使用的族群的一些認同感。當我看到他們使用客家話溝通的表情時，似乎告訴了我他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東西，這東西似乎象徵著他們擁有同樣的來源。再來是關於山歌的部分，我覺得我在台灣所聽到的山歌和在大陸所聽到的山歌，或許在曲調上有所不同，但是他們所要表達的一種群體得特性似乎是相同的，那種勤奮工作之餘的休閒之感，歌謠也成了一個群體的共同記憶。當阿婆與老闆唱著山歌時的表情及神態，我覺得與我在客電視台上面所看到的一些叔叔阿姨的表演有些許的相似。

簡單的觀看了兩岸的客家族群，其實會發現他們在祠堂的建築模式、語言、飲食上有些許相似的地方，但也可以發現也學在土著化的過程當中所產生不同的地方，但我依然覺得這個群體他們能夠在不同的地方生存，並且在經過幾次遷移之後還可以確認自己的族群源流是很不簡單的。也許他們所共有的源流歷史多少有因為一些政治環境因素參雜在內，而有了一些加油添醋的部分。但是我想會想澳緊密地將彼此聯繫在一起，一定具有著什麼共同的信念才可以達成，而這種信念或許不是在史書上面的紀載便可以一目瞭然的，這樣的信念也許就潛藏在屬於這族群的人的身上，他是一種潛流，促使著他們的團結。

其實觀看兩岸客家人意識的崛起，我覺得有很大的不復都來自於外界的壓力所驅使，在大陸早期由於客家人面臨了是否為漢人的議題，所以羅香林起來展開了一連串的論述想要證明客家人為漢人。在台灣則是因為閩南人的多數可能造成的閩南的沙文主義，迫使客家族群站出來維護他們自身的文化以及權益，於是展開了一連串有關於客家文化復興的運動，在今天有成就非凡。在這樣的互動模式下面，我覺得一個族群的產生似乎與外圍的環境是否對於他們造成威脅有十分大的關係，這樣的威脅不一定是武力上的威脅，舉凡可能會讓他們喪失某種特色的威脅都有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牠們就會開始強調自我的特色，並且希望可以找到資深的源流去確認自己的來源。